



831055

毋自欺室文集卷八

傳記一

呂守眞先生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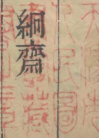
呂君續庭客吳中余識之久矣壬子春持其先人守眞先生行述過余居屬爲傳余何足傳先生然重違續庭意不敢以無文辭案狀先生姓呂氏諱德甸字禹之號守眞世居婺源之澧谿考諱世信生三子長曰畿少曰晌先生其仲也初俱業儒遭父喪家日蹙兄弟先後游於吳惟先生居事母甘旨之需雖恒寄自吳中而先生親侍定省尤得歡心癸亥秋母毋自欺室文集卷八

朱廉

一

廣仁堂  
肆百零陸

忽遭疾時年七十有七先生亦頽白矣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母臨革謂曰吾三子惟汝貧然二十年來惟汝侍左右我心安之汝其益厲清操天必相汝勿患貧也及卒先生自傷貧不能盡禮哀慟之聲日夜不息未及百日竟以毀卒嗚呼其可哀也已先是兄弟久客於外先生維持家政俾無內顧憂同祖兄弟六人處之怡怡亦無閒言邑侯毘陵趙公表其廬曰孝友儻家若先生者洵無愧孝友之目矣平日溫厚寡言貌無愠色或告有毀先生者亟止之不欲聞其名又性詳緩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鄉里有爭者他人或曉譬百端不能釋先生徐出一二語解之爭者立服人以故尤樂就





之其他好生愛物雖昆蟲草木不忍傷也卒年四十有九配李氏事姑孝有賢德子三長啟道次啟運次啟述即續庭也

### 金桂小傳

金桂字樨香吳縣人世居天宮寺前父蘭耽詩苦吟不事家人生產桂年甫弱冠用白圭術治生以養其親億則屢中性仁厚樂施與鄉人有緩急輒資之不償亦不索也嘗隆冬過一農家見其人鞠躬無袴卽脫己木棉袴畀之夏月蟲盛市絺綌爲帳數百具分給鄉人之無帳者慮其非時棄去也蟲盡乃與值歸帳待來年復給其惠而理如此年幾十幾得急疾卒其妻張氏以烈殉鄉人聞之無不哭失聲者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王玉林

二

廣仁堂  
肆百貳拾壹

論曰桂於家爲令子於一鄉爲惠人宜獲永年以起其家而苙其鄉之人乃天不憖遺遽以夭死傷矣桂父蘭余友也痛之至以疑天道之憤憤此其故余亦疑之謂天無知蘭之賢曷爲有是子謂天有知桂之賢曷爲促其年雖然桂有弟芝恂恂佳子弟也天固將萃其澤於芝一人以昌金之宗桂雖死庸何傷獨一鄉人不幸甚爾

### 吳生墨樵傳

古所謂豪傑士者非必盡具兼人之資抱殊絕之行特其志量高遠雖在童丱已鬻然有不可遏抑之概子輿氏謂雖無文王猶與其信然也然吾不解天生是才不過什一於千百

而何以困屈尋常耳目間甚使橫罹短折不克有成卒與未  
生是才等若吳生墨樵者爲可悲也吳生名慶清墨樵其字  
其先歛人康熙間有諱君彩者始遷於吳曾祖武祖新父廉  
生子三人伯經畚仲慶咸邑諸生生其季也幼而岐嶷從慶  
咸受書九歲卽喜讀綱鑑稍長從長洲施某學爲制舉業非  
其好也父命之習賈入肆三日卽襍被歸白父曰天地間最  
有滋味莫若詩書市人求利競錐刀甚無謂兒不願爲也父  
領之乃益購求兩漢以來歷代諸史暨宋代諸儒語錄與凡  
類書叢書雜家說部名人文集有關於經史者反覆搜討謂  
足以廣見聞而長識力也所居臨虎邱山塘畫船簫鼓四時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傳學海

三

廣仁堂  
肆百柒拾叁

不絕又每歲三祀郡厲鉦鼓騎導及游人歌唱喧闐戶外生  
獨與慶咸淪茗展卷相與講論曾不一出戶觀嘗取董子勉  
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二語書諸座右又嘗以書抵慶咸曰師者傳道受業也非躬  
行道義曾羅經濟者不可今之爲師者大都詞章末學不足  
以明大道昔韋齋先生臨歿屬朱子受業於延平諸賢誠知  
文公抱非常之質亦必有師導之而後可成耳弟雖不才竊  
私慕之兄其留心訪求如延平諸賢者俾爲之師云云蓋其  
有志斯道而以俗學爲非是固出於天性非有人爲嚮導而  
始然也藉使世有羅李其人者相爲後先天又假年俾獲從



容學問以盡其才其所成就詎可限量乃年未及壯遽以天  
凶傷哉生事父母極誠謹庚申正月二日得微疾密語慶咸  
曰昨元旦我默叩天願減算以益親壽天或者鑒我誠乎越  
三日痲疹見於面至十四口竟卒距生於道光己亥九月三  
日得年二十有二娶王氏有子二人傳桂傳楨

野史氏曰吳縣皋峯山陽有寺前邨生祖居在焉往歲郡城  
不守生父挈家由虎阜歸具敝廬予亦避地於是因以識慶  
咸慶咸述生事纂詳請立傳且言生篤好史學於資治通鑑  
一書尤爲專力謂讀史須明古今輿地沿革手繪成圖以  
一朝作一幅與史相參閱及得江陰六嚴歷代輿地圖刊本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傳學海  
四 廣仁堂  
肆百陸拾  
以爲先獲我心乃不復繪又謂薛應旂宋元通鑑紀載失實  
是非差繆乃取宋史及邵經邦宏簡錄東都事略諸書互相  
參校多所糾正予雖未及見生聞慶咸言及觀所與慶咸求  
師書其器識宏遠可以想見毋惑乎慶咸之歎息不置也烏  
乎晚世賢才衰息由俗學勝而師道不明也若夫天資粹美  
讀古人書而毅然思自奮於聖賢之道卒以模範不得爲俗  
說所浸淫甚則流爲二氏之學求其卓然成才體用兼該可  
以備國家之用千萬不獲一此世道所以日下而人禍之所  
以接踵至也若生者尤有識者之所深惜也

候選光祿寺署正加主事銜兼襲雲騎尉世職金君傳

君諱肇元字佩之蘇州人曾祖吳縣諸生且評公由吳苑鄉  
橫金里遷郡城北花谿祖諱守樸太學生考吟香先生諱寶  
樹道光戊戌科進士官湖北利川通山縣知縣歷署興國靳  
州安徽和州六安州事子六人君其次也生而英敏有至性  
幼隨先生官楚北讀書之暇於京邸鈔報官司文移留心披  
閱能得其曲折原委先生同官以是多奇之感豐王子夏隨  
先生赴都謁選取道運河先生忽遘疾荒邨不能得醫藥走  
數十里覓以進年二十三應童子試太守平公翰拔冠一軍  
文宗李公聯琬案試遂入府庠爲弟子員旋以撫卹難民捐  
資出力保舉以光祿寺署正候選加主事銜丁巳二月六安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王慶有 五 廣仁堂 肆百伍拾玖  
州城被賊陷先生殉節

特旨賜卹給雲騎尉世職兄文榜出爲伯父後部議以君兼  
襲君卓犖負奇氣嘗偕文榜之和州省先生時乙卯秋寇猷  
方熾先生集義旅駐將臺山聞賊大至急排隊迎擊人皆有  
懼色君獨揮刃請先衆乃躍敗賊而還旋奉先生命歸應試  
道遇零賊欲劫之呼健僕刺以鎗賊遁去旣入學乃益購兵  
家書悉心討論思以是報國江北被水災黎數千人覓食吳  
門城市苦索擾君走告諸縉紳先生借款留養明年春赴皖  
省親當事者屬君給災黎資送回籍君奔走河干凡四晝夜  
疲精竭神一不假吏胥手訂同事押送過江一路約束如軍



行無敢犯者抵揚州聞六安失守乃盡以事委同行者星夜奔廬州值警退全椒得先生力戰陣亡耗一慟幾絕兄文榜聞信馳至欲共往尋骸骨路梗不得前乃相與痛哭歸戊午八月得六安州守茅公書知先生遺體猶在乃偕文榜往迎觀時道路尙阻由清江盱眙繞道出定遠至北鑪橋當是時南路粵匪北路捻匪時出剽掠苗沛霖窺伺橋南行旅戒不敢過肩挑背負者至千人守候已三日君至戎服前驅銳氣百倍衆從之各露刃向前中塗果遇賊見勢盛乃引去抵三十里鋪得先生靈櫬撫棺慟哭皆失聲旁觀無不下淚蓋先生盡節在三十里鋪鄉民潛埋其尸賊退後茅公訪知啟土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王慶有

六

廣仁堂  
肆百柒拾叁

驗視面目如生衣履無恙乃以禮重斂之也於時有勸暫緩行期邀約弔奠者以文榜言悉謝去急扶櫬登程甫行而六安復陷定遠盱眙賊亦蹂躪殆遍人以是多君兄弟孝且廉卒獲安然奉先人體魄以歸也庚申四月初大營潰散馬總戎移師到蘇縱火焚屋君急令弟文楣奉母避北鄉兄文榜亦奉嗣母出城去數日文榜兩次奔入城勸君避君方率丁壯上城巡視義不可寄書文楣期必死以老母爲屬十三日城旣陷丁壯各散去歸家欲死或固勸阻之越數日與從兄頌之鄰友胡吉甫陰結壯士將有所圖又遣人出探外援事露被執賊誘降不屈伺間奪械擊中賊賊乃害之四月二十

日也吉甫同時被執後逸出述其事文榜哭譏狀畧屬爲傳  
君生於道光癸巳二月年二十有八娶馮氏右中允林一先  
生女子一秉義女二君性慷慨敢任事凡有關利害人不能  
爲者輒爲之有土棍糾集百餘人在北園寺中結盟拜會名  
棍子黨偵得實密聞諸官遂擒其首寘諸法餘黨解散其他  
抑強扶弱事多不備誌其大者

野史氏曰當四月初君以事過予寓廬時事已亟予勸蚤出  
城毋徒陷賊君漫應之豈知殉國之志固已蚤決也自寇陷  
江南諸城邑死節最著者莫如湯貞愍湯祖鳳山死難龔雲  
騎尉世職嘗仕至都督以死殉國宜也君雖亦襲世職顧未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周日新 七 廣仁堂 肆百貳拾玖  
受事任可不死而今乃竟死世篤忠烈正氣不磨固足以扶  
綱常植名教容頭苟生者望君愧死矣獨年少負有用才遭  
時不幸遽以義烈見不獲爲

國家效實用不能不爲天下人才惜也嗚呼悲夫

### 陳君漱華傳

庚申四月之變邦之人棄家以遯不踰境者已輒歸其故  
里或至與賊昵揚揚自以爲得計若平居疾惡如讐致爲宵  
人所深枝至是陰中傷之而奔走播越匿跡如張儉卒不免  
憂愁憤鬱以殞其命者則吾友陳君漱華斯其人也陳君諱  
其美字葆初一字漱華吳縣人先世自包山徙居木瀆前明



有諱瓊者以孝義載郡志

國初有孝子諱世雄者君高祖也曾祖廷鏐祖士偉  
馳贈儒林郎父仁恭鄉飲介賓

封儒林郎並以君階君質端謹從里儒沈芑游幼卽以君子  
自期得咯血疾家居授徒宗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語  
以自攝疾旋已君處事精詳善綜覈凡里中有工役暨諸善  
舉條析件系人不能欺而向之藉事自肥者多不便君性方  
嚴遇小人不稍假辭色雖親故有不善輒斥絕之故憚君者  
衆而實陰銜君方時承平正論尙伸無如何也庚申二月寇  
警日逼所在議防守瀆人士相與醵泉募夫購鉦析備宵警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周日新

八

廣仁堂  
肆百叁拾陸

君時方病以爲無益於事且勿論寇至一旦奸匪竊發卽數  
十罷卒何以捍禦乃擬爲團練章程先嚴保甲法而終以聯  
絡鄉鄰凡十條要以不多費泉而事集以告當事迂其言弗  
果用無何郡城不守乃攜家人渡河至西山僑居明月灣七  
閱月而寇至西山乃復渡湖而東寓馬社旋移寺前邨於時  
有賊目駐木瀆僉人某素銜君以君名告遣使招君出君匿  
不有見語子晉銜曰食毛踐土莫非

國恩豈可失身從賊貽先人羞遂與晉銜出門或入山或泛  
湖飄泊無定蹤欲之四明不果往有戚某者跡君所在危言  
恐喝之時際夏秋奔走暑暍勞其外憂懼憤鬱蝕其內而君

之疾乃不可爲矣以辛酉十月初四日卒於寺前柳舍距生於嘉慶乙亥二月初六日年四十有九國學生議敘布政司理問候選府照磨

誥封奉直大夫配張宜人先一月卒子一晉銜女一素貞孫一國昌子交君逾七載晉銜又嘗奉君命從子學子以是知君稔君卒甫浹旬晉銜狀君行畧求立傳予憫君之守志不屈而悒悒以終也爰不辭而爲之傳君孝友逾恆人兄錦堂蚤歿嫂氏不能得二人意奉封公指析產以畀推肥取瘠而善經紀之母朱安人善事其姑先卒臚舉孝行籲諸大吏數年得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劉桂圃

九

廣仁堂  
叁百玖拾肆

旌如制封公晚年習靜爲治一室日夕同處其中左右侍奉無少懈生養喪葬獨身任之不以屬其兄之子值時祭忌辰懸先象室中優愾竟日歷久弗渝遇事必焚疏跪請出告反面奉之如生適吳周二女兒皆蚤寡無子時迎養於家竝以苦節邀

旌表其他埋露棺建節祠及恤嫠惜字諸善事皆細行不具書

野史氏曰昔李業居蜀公孫子陽辟之至令持醜往業不肖出竟飲醜以死士人不幸值亂世宜蚤他逸庶弗與禍及若君之齎恨以歿去飲醜幾何哉然君公儉牛牆東不去卒以



自全此又何也君臨歿誠晉銜努力讀書毋自暴棄又命之親君子遠小人晉銜方逾弱冠志趣卓爾有幹事才他年必能副君望君不亦可無憾矣乎

### 沈南洲先生傳

某之以詩獲交者於吳得二人焉曰金君蘭沈君淵二人皆家皋峯山之陽金以清麗勝沈以才氣豪其淵源所自則皆本於南洲先生蓋金君先生所授業沈君則先生嗣也先生所爲詩某旣受而讀之矣一日沈君出先生事畧屬爲傳言之至再三辭不獲乃詮次其行誼俟修志乘者采焉先生諱

鯤南洲其字自號湖濱散人姓沈氏先世居吳江本竹墩族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劉桂圃

十

廣仁堂  
肆百肆拾伍

考二泉先生始遷吳之天宮寺前先生性至孝母夫人春秋高逾耄耄先生六十餘矣皓髮蒼髯猶定省溫清依依膝下爲孺子慕鄉里化之孝友之行遍于湖干少承庭訓讀書務博覽顧家貧不足以自給嘗假館教授藉脩脯所入以歸養母啜菽飲水恆歡然也所居臨湖地下溼農夫里婦歲常有腿重滿中之疾鄉僻不能得善醫往往以殆先生惻然念之乃究心靈樞素問及漢魏以來論傷寒金匱諸書盡通其術凡有病者爲處方劑無不霍然立起然先生意在活人終弗以爲利故鄉之人思其遺德至今猶稱念南洲先生不置云以其暇爲詩瀏亮頓挫深得古詩十九首之意其他近體宗

法少陵至晚作乃安和詳雅歸於敦厚所著有鳴秋草若干卷藏於家又善書臨池灑翰出入吳興華亭兩文敏之間求書者趾相錯先生各隨其意應之弗愆也歲丙辰正月得疾遽不起臨歿謂其子淵曰吾年幾七十死不爲天獨九十餘老母在生不克養終不及送以此抱恨無厓耳先生生于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咸豐六年正月某日享年六十九歲娶某氏子一人卽淵

野史氏曰吳江之沈系出隱侯後能詩名世弗絕

純廟時有名彤者采輯前明以來諸宗人詩爲沈氏詩錄而歸愚先生至以詩蒙

冊自欺室文集

卷八

韓景文

十一

廣仁堂  
肆百壹拾叁

睿鑒起爲宗伯於戲盛矣先生本其世學卓然爲一鄉之望煦沫所及遂各成家獨其事親接物仁孝而忠恕厚德所培宜若可以獲隆遇乃潛光弗耀以布衣終是不能不爲先生悼也雖然先生修德弗望報天爵自貴泊然於世榮故其教淵也弗令之干祿乃淵之子虎方數歲已鬻然露頭角則所謂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者其殆在是矣乎

### 徐君村園傳

自古畸人志士抗心希古沈潛乎六藝諷詠乎詩書甘隱淪而名不彰於世者何可勝道嘗讀皇甫士安高士傳輒低徊神往謂當今之世或亦有被褐懷玉如榮媛祝牧之流庶幾



一遇諸旦夕閒乎而不謂近在里閭而失之也余生長齊女  
門外負郭居三十餘載值兵事起轉徙四方庚辛之間郡城  
覆沒閭巷爲墟里人士遭鋒鏑死者不可勝數暨亂定而歸  
獲晤向之同里周子伯卿爲余道籽園徐君之爲人且出所  
爲事畧屬爲傳乃益歎人固未易知而余之所求爲已隘也  
案狀君諱鐵號籽園姓徐氏世爲吳光福望族僑居齊門外  
古李王廟旁幼習舉子業一應童子試輒棄去曰讀書貴明  
理奚必是哉乃盡斥賣所有物購五經注疏及資治通鑑文  
獻通考諸書潛心力學焚膏繼晷數十年不勸課生徒自給  
夫人某氏以女紅佐之稍有贏餘卽以賃書旁及諸子百家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韓景文

十二

廣仁堂  
肆百陸拾柒

靡不究覽年五十餘語所親曰三十年揣摩古人書今始有  
獲當作文字以見志惜不能盡讀古人書爲恨耳年七十一  
直發背求治兩月而痊平居布衣雖舊無補綴臥必向陽尙  
右歲己未手鈔家乘二十餘冊字皆端楷庚申城陷不知所  
之或云死於家或云被執不屈死所著籽園文集二卷序記  
傳贊共百篇華門小集詩若干卷竟無傳

外史氏曰吾吳多隱君子向嘗按采爲吳中布衣小傳而未  
卒業以余所知如張君培祖楊君介皆工文詞有高行名不  
出於里巷邈世而無悔徐君與余居尤近向時承平曾未一  
聞其姓氏其自晦復何如耶跡其所讀書於古今世務非全

無意者遭逢世變既無人物色及之而平生所著復滅沒於  
荒烟蔓草之中從游子弟率窮巷里俗之子無能追道其生  
平又安望其收拾遺文以顯於世耶伯卿出所藏周氏家譜  
序文暨節母顏太君傳畧二篇讀之援據詳贍文氣浩瀚洵  
非綜覽羣書者不能作余既重伯卿之高誼復悲君之阨於  
遇畢生著述遽淹兵燹而不傳也乃撮其梗槩爲之傳將以  
達諸秉筆爲志乘者

博齋桂先生家傳

昔弱冠時聞貴池丹盟桂公澁蘇都人士交稱賢長官輒心  
儀之不置越二十六年與禮堂別駕遇析津公從孫也篤學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博學海

十三

廣仁堂  
肆百肆拾叁

多材佐合肥相國治河績稱最三年交莫逆知其少從公久  
淵源有自也一日述尊甫博齋先生行事命爲家傳固辭不  
獲遂忘其不文而謹敘之如左案狀先生諱連穎字文彥博  
齋其號祖諱以嗣甘泉縣訓導祖妣王孺人曹孺人考諱翔  
萬妣姚宜人伯父雲萬郡庠生蚤世遂出爲之後母王宜人  
苦節逾卅年先生事之如一日值家中落授徒藉館穀奉甘  
旨母病危醫藥罔效竊到左股療之居喪哀禮兼盡道光乙  
巳歲大疫繼祖妣曹太孺人本生妣姚宜人相繼歿先生躬  
含斂晝夜哭營窆窆厝配吳宜人亦病別駕僅十一歲亦病  
先生哀瘁甚病不能語竟以五月七日卒距生於嘉慶壬戌



正月十八日年四十有四先生性至孝前後遭大故卒以毀  
歿亦可哀已他行誼多卓絕非人所及嘗假館某山冬夜獨  
坐有孀婦擁鑪來正色拒之婦始去明日託故辭館歸庚子  
辛丑閒從父丹盟公宰樂城招之往值從弟連瑗病瘵卒於  
廨舍先生哭之慟嚴寒冒雪數千里持柩歸籍其資爲營田  
產俾其母若妻得以撫遺孤至於成立暨丹盟公守揚州復  
以書招先生不欲以食貧累人謝弗往蓋節義自矢聞者莫  
不肅然起敬里中有異話無節者輒避去弗敢覲其面又嘗  
習堪輿家言遠近爭延之在樂城時值濬浚河先生董其役  
窮源竟委悉其支派所經閱舊記多訛舛因作浚河辨一篇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傳學海 十四 廣仁堂  
肆百叁拾玖

通判孫三恆暢府學生恆耀恆述均出嗣  
贊曰至孝天成剜肌忘痛負土甫終厥身亦從跡其行誼曾  
閱齊賢禽懷弗亂獲節是全兩雪載塗言歸季骨弱息載營  
藉延血食楊賴追踪桑郵尋軌懷魂不施薄俗用砥卓犖哲  
嗣行淑才良澤垂後裔厥族允昌

### 胥山瘦人傳

有物焉匪條匪榦匪枝匪葉附於木而不可以爲材是爲木  
瘦瘦非木之所宜有也惟楓多有之今有人焉非胥山之所  
宜有也附於其地猶瘦之附於木也卽謂之瘦人也亦可乃

胥山瘦人傳

胥山瘦人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始居蘇城外之東  
匪好讀書畧識大意甲辰乙巳閒見里有侈其室宇者慨  
然曰斯地負郭不三十年當爲煨燼何以雕營藻棟爲聞其  
語者甚怪之歲癸丑粵寇陷金陵維揚潤州相繼失守蘇城  
戒嚴當道議防守延與共事謝弗應移家香水谿頭歌詩鼓  
琴以娛其母視榮利泊如也居無何母病歿會蘇城陷於賊  
集鄉兵圖恢復而鄉兵桀黠不可用乃棄去鄉兵果敗有所  
善友在胥山之陽依以居遘病幾死一足跛繫跣胥山下與  
其友屋角先生无闕居士輩相倡和時稱跛道人或稱胥山  
毋自欺室文集卷八田五

十五

廣仁堂  
肆百肆拾陸

病樵繼乃愀然曰此豈我容足地耶我而止此人之瘦也遂  
又號瘦人云時登山巔憑弔殉難諸人爲詞以招魂曰雲垂  
兮冥冥天之醉兮何時醒魂歸來兮關山暝煩冤兮眾靈化  
青燐兮夜星星歌聲悽悒不能終其曲聽者輒泣下又之母  
墓所慟哭哭而歸顏未嘗一日不戚也屋角先生見其如此  
爲談諧語解之无悶居士亦時時與之嚮瘦人輒爲一破顏  
焉未幾偕居士遜去不知所終

論曰瘦人性樸拙而亢直初遇之或疑難近其實坦易無他  
腸與之處久乃益信瘦於胥山病爲之也林屋山人嘗見之  
曰斯古之傷心人邪及其遜去若決壅然乃歎瘦人之不可



測也

書王永先

王永先者長洲縣路城里農夫也事父母以孝聞鄉里迨父歿孝養其母十餘年如一日母善病醫藥之事未嘗少怠時有所嗜雖遠在數十里外必奔走買致之嗚呼士大夫讀聖賢書口譚道義攷其庭幃之際或以游宦虧侍養或溺妻子漓孺慕之天真往往爲里黨中人所薄而王永先邨野愚夫不知詩書顧獨懇懇膝下無虧天倫且使其二弟相與習爲孝養人言無聞士大夫而不愧此農人者幾希

記城門官錢貴陞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田五

十六

廣仁堂  
肆百壹拾壹

國家安危視官吏之能否能則治且安否則危且亂亦視其職之能舉弗能舉耳自大吏闕冗無能舉其職於是遣

國家以危且亂而疆宇因之以敗覆人民因之而塗炭雖有一二小官素能舉其職亦終無濟於事而竝蒙其禍吾於錢貴陞之司城門而慨然以歎也錢貴陞者元和人眇一目故業織一日竄名尺籍中爲百夫長以資爲城門官掌婁門之管鑰咸豐九年春有西洋夷酋偕數小夷至婁門將入城貴陞止弗納夷酋色甚悍恃其火器將攻焉貴陞呼卒持兵備夷卒由他門入庚申四月十三日侵晨賊自闔門入城貴陞方登陣弗知也有二賊自城西來至濠內之水菸香橋貴陞

下城詰之賊見其箭衣冠頂腰佩刀儼然官也訶曰何不降語未竟貴陞急拔刀斫之一賊斃一賊挺而鬪方相持間有十餘賊自城而下從其後刺殺之時守城兵皆已遁去獨什長張義從與俱死夫貴陞小弁耳跡其不納夷酋可謂能舉其職者矣使方面大僚暨凡有守土之責者皆能盡心任事無忘厥職業若貴陞亦何事不可舉何功不可就奚至賊所犯輒陷甚若蘇城之不交一兵不折一矢而遽爲賊有也自蘇城陷官吏以拒鬪死者貴陞而外蓋未之聞嗚乎貴陞不誠可貴也哉

記陳杏川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周 載

十七

廣仁堂  
肆百叁拾柒

陳杏川名仁爵吳縣人家木瀆酷嗜爲詩當其苦吟時沈思冥索引手作推敲勢竟日夜忘寢食人或立其前弗之覺也無何得心疾或籠燈升屋而呼或持斧入室將斫其妻子有以藥石進者拒弗使近顧嗜吟如故也一日予遇諸其門持予入示所作詩語完好如平時閒及他語則皆無倫類不慧者城旣陷家人強與同出避數日復歸其家不冒出賊至人其室起詰賊賊衆欲害之導者曰是病狂不足校也賊舍之出乃追及賊曰若洵洵手利刀髮長如是非賊乎賊弗應則隨賊所之罵不已賊不知其何語以其病狂也就他室取金帛終弗問俄又數賊入其室復墮入罵如前乃被殺烏乎



君質故誠慤雖既病所爲詩調達中於理是其中未至懵然無所知也其罵賊不置亦如麋虎興於前而赤子不知懼其天全也君其可謂天全者矣抑聞之吳氏子自昵於賊而被殺是禍之至不必由罵賊病狂而免禍不若罵賊而完貞又安知其中之不審知之而自奮以求其必死也哉

### 記徐則

徐則字清雨吳邑諸生初客杭州庚申二月賊破鳳山門大縱焚掠城北居民挺而鬪則匿空屋中免賊退乃歸吳四月十三日蘇城陷三邑鄉民所在揭竿起則家香山之茅社香山地橫亘幾二十里背山面湖險爲湖中最其中邨落數十毋自欺室文集卷八周斌

廣仁堂  
肆百伍拾

十八

居民以億計又皆業匠工勇健多力在吳地號最强以亂故匠工悉從四方歸無所事於時東與木瀆南與橫金相應以白布纏頭爲號起而與賊檣然實無知兵人主其事器械不備不知坐作進退法動則叫晷無紀律而則乃執旗仗爲之先一逐賊木瀆一逐賊堯峯山賊初亦頗憚之鄉兵恃其力七月中午夜連舟至近郭乘不備掠賊館或負其礮歸八月三日賊乃大至水舟陸馬兵萬人先焚胥口掠下場則率鄉兵與賊持外塘橋口有賊舟出湖而西繞其背登岸呼鄉兵遂潰大敗死者四百餘人被擒至城死者三百餘人則被擒死尤慘當則初歸時著在杭免難記刊以行記夢中神告有

死生自造無用多談語蓋其意誠欲勉人於善暨家居眾皆憤起事義固有不容獨避者身雖敗死要不失爲忠義士獨惜其不知以兵法部勒鄉人遽爲賊敗而不克成保聚之功爲可痛耳予懼夫不察其心者之苟爲訛議也故表著之

記王金圃

王君金圃名鍾字毓甫又字仲虎本句容人自其父遷蘇之鐵局里隸吳縣籍與弟彬竝爲諸生君善屬文與二邑諸生約爲慎交社每一藝出輒見賞諸先達吳中稱制舉藝者必首推君遇賓興眾望屬發解亦交口稱金圃顧君文務爲深沈之思雅不與場屋合屢試棘闈同社者聯翩舉弗絕而君毋自欺室文集卷八  
王玉林  
十九  
肆百貳拾壹  
廣仁堂  
終不售嘗假館二茅觀巷董氏爲君外舅家聞城破攜家人急之董氏謀出走俄賊至董門外君曰吾不可辱見賊遂盡去其衣自投於井蓋恐其不速沈也其妻及女竝從之死君爲人敦厚重氣誼與余交溫然不見其喜愠嘗題予先子遺象云我亦椿庭同抱憾何堪往復蓼莪詩其天性之肫摯卽此可以見矣顧天不惟恠其科名并不能超然自脫於浩劫之外亦獨何哉雖然君不罹厄亦無以顯其志節然則君固已爲完人矣又何憾乎

記楊鏡蓉

楊鏡蓉長洲人系出忠文先生後年幾七十無子依其女夫



王質谷於齊門外之東匯成豐初予居同里閨嘗邀予過其  
寓舍几案間有古柏軒詩文集每日伏案鈔數百字告予曰  
吾待死人聊以遣日耳其爲人樸拙而少文頗憊直人多畏  
其口嘗預製木主書曰古吳小民楊某之主或訝之則曰庶  
人例不當立主吾以意爲之死而有知是吾所自書吾魂必  
於是焉依其無知乎是雪泥鴻爪也又奚諱蓋其達如此亂  
後不復知其蹤跡辛酉仲夏晤江君嘯谷始知已死難矣往  
歲四月城將陷居人悉徙避君獨不去晨起觀於鄰室賊至  
執之索財物竝問婦女所在君曰此非吾家吾何知賊見其  
老舍之括取室中所有而出君自內呼賊還曰始吾以若人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王玉林

二十

廣仁堂  
拜百拜拾壹

也今視若所爲賊耳賊烏能逃天誅哉賊怒遂遇害鄰人某  
見之後逸出故其語得聞君始爲賈以老罷雖不多讀書然  
平居視死生如旦暮無幾微顧戀畏怖意宜其遇賊不屈就  
死如歸也雖然使非素習忠文先生之餘烈亦何以能若是  
吾於是歎古人節義垂天壤其足令後之人聞風興起而頑  
廉懦立信不誣也

記費遠峯父子

費丈遠峯家臨頓里任蔣橋西之橫巷城破偕二子寶鏗寶  
銓匿旁舍數日飢甚無所得食友人某憐之爲告僞將熊某  
熊頗重文士手書招之具道授餐意丈忿然語二子曰吾甯

死不能從賊爾欲求活吾卽今觸牆死矣不逾日竟以餓死  
寶鏢時患瘍痛其父相繼死寶鏢遂赴熊招至辛酉冬始逸  
出城費故包山望族丈之考始城居丈諱某某遠峯字也寶  
鏢其長子字禹三號小峯癸卯歲與予同以古學爲吳縣學  
官弟子寶鏢藝實爲蘇太兩屬冠蓋嘗從陳先生免游故經  
義出儕偶上家貧常假館投徒篤志力學戶外事一不關其  
心暇輒從城南楊白學鼓琴嘗赴西山得古琴謂是史忠貞  
物招余賞之意甚得己未春予一再過之豈知自此竟成永  
訣也丈故服賈有士行教二子以義方聞卒之臨難不苟免  
甘餓死昔夷齊兄弟以一餓著大義於千古丈乃父子同一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王玉林

二十一

廣仁堂  
肆百肆拾貳

節視首陽又豈有愧哉

### 記吳少山

予之識吳君少山自道光辛丑歲時予年十九以文質其尊  
甫肖巖先生君時已爲諸生矣自後未嘗與君見也丙辰秋  
君手錄所作詩寄予瀆上屬爲刪定予鈔若干首入欣賞集  
中後數以文字往還卒未一謀面亂後訪之欽君雲山則君  
已全家殉難死死而不死者則君之長子某也欽君言少山  
家故貧藉授徒以給庚申春杪見之言及時事曰寇氛日迫  
城垣慮不保君計安出少山曰是有數存吾無慮如幸獲全  
吾生徒日去明年無假館地將以餓死是則可慮耳初訝其



語不倫無何城陷少山家城東傳芳巷後戶北向臨水支畧  
衍通於路乃率其妻子及女共七人自牖間相繼躍入水長  
子某浮沈上下未卽死見者救之得出城君與餘人竟皆死  
烏乎是何與所聞江甯俞君瘦珊南屏昆季相類也瘦珊家  
白鷺洲後戶通水癸丑二月賊至瘦珊兄弟縱火焚屋率家  
人盡投水其息抱幼孫若有舉之者不得沈被救而活予與  
俞君兄弟相聞而未一相見也少山之與瘦珊地隔數百里  
事相去七八年所居臨水同倉卒及難同率家人赴水同子  
若孫不得死被救同亦奇矣是皆若有陰相之使不絕其嗣  
者天之報施善人固宜如此耶當少山答欽君言有數存時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上毛林

二十一

廣仁堂  
肆百伍拾

其心蚤已決然必出於死矣乃其子卒以救得不死君遂不  
至爲若敖氏之鬼是殆真有數存哉少山名本翰長洲縣學  
廩生瘦珊名某某南屏名某某亦皆廩膳生

記鈕雪峯

鈕雪峯者張香橋灣人本名某病瘋髮禿搔之膚白屑紛下  
人戲呼屑瘋屑瘋遂自號雪峯也家赤貧支板於明賣蔗以  
自給手一卷書坐門側且讀且賣蔗見者或笑侮之或使羣  
小兒與之鬪奪去其書已復讀如故戊午己未間里中議防  
守立局招義勇雪峯慨然曰雪峯男子遭時多故何以鬻蔗  
爲遂應募入局城陷之日眾皆散去雪峯一人在賊至不屈

遂爲所害雪峯名不出於里巷賣蔗不已去而爲勇亦至無足述矣顧獨聞其好讀書不知所讀果何等書古所傳醬翁篋麥補鍋匠補履先生之儔類皆抱道沈冥託賤業自晦雪峯豈其流亞與及應募而出甘蹈白刃死職守而不辭視彼受

國厚恩負城守重寄聞賊至而先去者何如哉

### 記詹生

辛酉仲夏客有從虞山之境來者告予曰詹生自滬奉檄在直塘沙頭閒招集義勇將從中起意其有濟乎予聞之曰嘻甯有是迨季秋客復從北至曰詹生戰死矣予頓足起曰果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王玉林

三十三

廣仁堂  
肆百貳拾捌

有是乎烏乎惜哉因急叩其狀客曰詹生始偕其兄避亂直塘有所知在常熟城中時至直塘言賊中事甚悉生因從海道至滬上謁撫軍慷慨陳常熟城可復狀撫軍信之使主其事七月中生兄先入城結所知約爲內應生乃率所募五百人復往見撫軍道所以撫軍遽遣礮船三十別部兵若干人助之駛至白茅河口擬直搗城下生率五百人登岸先驅約礮船兵爲後應行里許遇賊逐之賊退追二里餘賊伏起前賊反兵鬪生見勢不敵麾五百人退就礮船則礮船先見賊起已遁去無一存者生旣不得船無所歸乃復麾五百人使進與賊接當是時賊先偵知期設覆以待幾二十人生與五



百人者新集未習戰陳且倉卒與賊遇出不意賊圍漸合或謂生曰眾寡勢異盍突圍走圖更舉生曰吾與若浮海來四面皆賊境走將安之或曰投戈降可免也生曰吾

咸豐皇帝百姓甯能降賊乎有死而已遂大呼奔刺賊五百人從之當者披靡俄賊環至殊死戰死傷畧相當生手格殺賊數人身中十數鎗力竭死眾見生死莫知所爲遂四散突走死者幾二百人被獲者八十餘人跳而免者二百餘人生兄在城知事敗亦逸去烏乎生以果敢之氣奮身許

國使善用之甯詎不能有所建立乃以昧於兵機輕身赴敵應援不至遂戰死而不得成功此誰之過與夫天下豈有募

毋自欺室文集

卷八

王玉林

二十四

廣仁堂

卷百柒拾叁

兵賊境而賊不之知者徒使賊得蚤備先爲計以覆我故吾初聞客言而未之敢信豈知生之果出於此也烏乎惜哉生名自修其兄名子安本婺源人父服賈客居長洲之東匯十餘歲時皆嘗就予讀資篤鈍每授書行許呶唔終日不能成誦後皆去爲賈乃其遭時亂遂能明大義奮不顧身以殉國家是不可使無傳也乃記之

毋自欺室文集卷八終

母自欺室文集卷九

元和 王炳燮 桐齋

傳記二

王節母龐孺人傳

節母龐氏吳江人諱希賢女吳縣學生王公諱兆淦之室予友庚之母也庚與予同受知山左毛伯雨夫子爲吳諸生數爲予述母苦節且屬爲家傳辭不獲已爰謹臚次其語以待子政其人者表彰之庚之言曰吾母蚤失恃怙年十七歸於吾父孝事尊章輯和妯娌里黨交稱賢婦無閒言越九年祖父母相繼歿吾父以哀毀成疾母脫簪珥付質家醫治百方母自欺室文集 卷九 劉桂圖 一 肆百零陸 廣仁堂 病卒不起是時母年三十遺一女三子庚年最長纔十歲耳孤苦伶仃蕭然四壁母欲以死隨地下慟絕復蘇繼念舅姑未葬稚弱靡依忍痛力作以肩鉅任朝暮紡織雖祁寒暑雨不少衰如是者十餘年教育遺孩至于成立及爲嫁娶悉取給於十指而又節縮儲藏以舉舅姑之殯蓋母之心亦云瘁矣殯旣畢泣然謂家人曰未亾人所以不死者特以堂上樞纍纍及是藐諸孤繫一身者甚大故不辭艱難勞瘁務期俯仰無憾而後已今庶幾無廢夫命矣自是委家政子婦茹蔬事佛終其身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以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八日卒年五十有六庚之言如此予因爲之



論曰

烏乎古人有言死節易立孤難婦人不幸當夫死子幼家徒壁立而能茹荼撫孤以至成立難矣又况呱呱者非止一人而卒賴鍼紉之勤女者嫁男者婚且重棺在堂以塋以窆以無貽泉下人戚求之鬚眉男子猶不易易一子然弱婦人豈不尤難哉烏乎非精于義習于禮焉而能如是乎吾以卜其後之方輿未有艾也

陳氏姊妹雙節小傳

陳君基美示予五世節烈孝婦入祠記因請爲其女兄兩節婦立小傳予因歎陳氏之多賢婦女也記中五世八人最後毋自欺室文集卷九 劉桂圃 二 廣仁堂 爲孝婦朱氏兩節婦皆其女也一歸國學生吳濠年二十七寡事上撫孤勤女紅償夫遺債李邑侯給純孝苦節額獎之咸豐九年大吏疏節行以聞

詔旌如例明年隨基美避地西山疾卒一歸儒生周信博二十二歲而寡仰事俯育一如其姊家停七棺苦心儲蓄爲之營葬蔡郡侯書勁節至孝四字表其廬今已守節廿有七年矣

野史氏曰婦女以節著至爲不幸事陳氏獨多以是表見於世何歎歷觀史冊所載婦女多矣至貞白之操萃於一門卒亦罕觀吾讀諸先達所爲八人者傳而知陳氏闈門教化其

所從來者遠也烏乎懿哉

### 鄭烈女傳

烏乎庚申之變蘇之士女慮賊辱縣梁赴水者耳目所及指不勝屈其他軼於聞見之外者又不知凡幾也豈不痛哉是年冬賊犯洞庭西山之角里予時卧病消夏灣聞婦女自沈於湖者所在有之而皆不得其姓氏予旋渡湖而東不暇問也久之得鄭君事清所撰鄭烈女事畧乃約其語爲之傳烈女名秀卿候選州同鄭謀啟之女母柳氏女年十八許字費氏子性莊恪不苟言笑平日與女伴處偶及時變慨然以節義自矢及是全家入山避賊山路崎嶇自午夜盤旋至曉行毋自欺室父集

#### 卷九

劉桂園

三

廣仁堂  
肆百貳拾壹

至石屋山眾懼賊追及趨速奔旁適有池回視女已奮身躍入池中沒矣時十一月十有六日也賊退父求其尸具棺以殮明年秋費氏具禮迎柩歸葬之先是父無子女德憑其母爲父置妾暨隨家人入山請父母前行自與父妾後屢顧道旁覓死所妾欲從之女執妾手指其腹曰是有身已七月吾父垂老無嗣宗祀是望甯可效我邪乃屬同行堂嫂善視之彌月妾果生男子族之人無不感女之義以爲雖古禮宗不是過也

野史氏曰昔魏冰叔誌秦甯李氏教其二妾識仁字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後避亂南石碧皆投



厓而死鄭女之死也從容止父妾之死而後乃自沈抑何其  
視生甚輕而視妾生甚重也孔子論三仁或死或否皆以仁  
許之鄭女審乎死生之際固皆合乎仁矣其可謂達於權者  
哉前與李氏爭烈不亦宜乎

貞烈女柳氏傳

莫釐山橫互具區之南扼吳越要害庚申春夏之交常蘇湖  
三郡地賊蹂躪幾遍而茲山獨巍然爲

國家力守至明年二月朔日賊大至鎮將王公之敬力戰陳  
亾山遂陷於賊而柳貞女獨以從容殉義聞是可傳也貞女  
柳氏名敏和父正青母朱氏許字石惟旣次子時稔婚有日

毋自欺室文集

卷九

劉桂圃

四

廣仁堂  
肆百叁拾陸

矣而時稔病卒女聞之哀痛不欲生絕水粒者三日母勸之  
過門事姑乃食俄歸於石孝養其姑葉氏箴紉煩擱之事悉  
躬親之不苟言笑里黨咸敬若神明蓋已十餘年矣至是聞  
賊至山前恣恠掠貞女曰今可以死矣整笄服出就池側將  
赴水姑不忍其遽死使人羅守止之乃日夜誦金剛般若經  
女家蔡仙鄉僻在山後越三日賊竟不至或傳僞令各郡進  
財帛者得免死人皆喜貞女曰賊退矣乎曰未也然則何以  
喜衆告之故女蹙然曰吾死決矣衆怪問之曰吾所以不卽  
死者意吾山或能拒退賊爾旣不能拒則此山爲賊地矣吾  
烏能復偷生哉至暮陽慰人曰今日賊鋒稍定宜各安寢吾

誦經三日體倦矣亦思稍息遂入于房詰旦視之則已自經  
死時咸豐十一年辛酉二月初四日也年三十有五其姑命  
具棺殮昇至石家山啟時稔墓合葬焉

野史氏曰樵隱廬主人譔事畧載貞女絕命詞二篇或曰非  
實錄也詞之有無不足辨貞女之所以足重者蓋不在此夫  
變亂以來自士大夫而下至鄉里細民與夫節烈婦女毅然  
以身殉死者多矣非激發於一時之慷慨卽皆有所不得已  
焉者苟使之少緩須臾知不死亦無所害卽濡忍就生亦人  
情之常耳固孰能精察審處從容以與死相赴若貞女者哉  
聞貞女幼失怙其母教之讀遇傳記忠孝節義事輒爲講貫  
毋自欺室文集 卷九 朱廉  
樂聽無倦色蓋其於君臣分義之際辨之熟矣子輿氏曰生  
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柳貞女  
其真無愧斯語也歟

謹母魏孺人家傳

向在江南避亂傷死難者多就淹沒乃爲文記錄待操史筆  
者采擇王戊秋應試京兆以所爲文質上元許海秋先生先  
生之女婿謹君遽以其母孺人殉難事狀叩予寓館求爲傳  
予惟昔人有言非史官不得輒爲人作傳京師人才藪又謹  
君新成進士思以闡揚先烈固宜求蓄道德能文章而又  
名位如韓歐陽其人者不然而瀧岡之表他日自爲之固有



例在無俟外請也顧乃下求諸一失意諸生君於親則篤矣  
誼則古矣以某之無似其敢率爾操觚以貽君太孺人辱君  
乃益泣請曰子之言既然矣雖然命年少失怙母教之讀書  
以有成立歲壬子奉母命走京師應禮部試報罷將歸母寓  
書命留京待再試明年癸丑粵匪驟陷江甯吾母竟以城破  
之夕率家人慷慨自經死家僕與鄰人葬諸所居南院命年  
既不得終事母迫聞歸欲求吾母體魄合窆先人之兆又  
以故鄉淪賊境志不得遂於今且十年幸遇吾子方當藉子  
之文以傳吾母以稍紓命年痛子其無見拒之深不得已乃

詮次其語爲家傳待誰君擇焉按狀孺人姓魏氏幼通論語

毋自欺室文集

卷九

朱廉

六

廣仁堂  
肆百柒拾叁

孟子易書詩春秋禮記學庸二篇孝經忠經年十七歸諶公  
某公爲江甯諸生習制舉藝每有作孺人必共商推遂亦工  
時文年三十六諶公卒親操井臼督課諸子曰則令從師游  
夜則自課之脩脯日用之資一出於鍼黹又嘗命諸子與同  
志友會文先第其甲乙而後質於師其次恆不爽後諸子皆  
能讀書爲名諸生而命年得成進士皆孺人教也平居尤好  
以忠孝廉節之語相勉勵粵寇之變遽以身殉可謂不欺其  
志者矣孺人之殉難在咸豐癸丑二月十一日距生於乾隆  
壬子六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二生子男子四人命官命恩並  
江甯縣學廩膳生命圭出嗣兄公配捷後命年辛亥科舉人

成王戊科進士子女子三人皆適名族當孺人之死也從容顧其僕曰我得死所矣四兒在京宗祀可不絕他日見之爲語勉自立無負我時從死者姒婦滕氏子命官命恩命圭子婦王氏秦氏劉氏程氏孫自新自蕃自田自超自齊自鳴自達孫女大姑二姑夫弟配常姪命申姪女二共二十有一人例得竝書

王某曰昔湯文正公母趙恭人遇流寇不屈死後公成進士徧求當代能文之士爲作傳記至今湯母之烈赫赫在人耳目然湯公道德功業爲我

朝名臣之冠至道光朝從祀孔子廟庭母之烈固足傳抑亦

毋自欺室文集

卷九

朱廉

七

廣仁堂  
肆百壹拾玖

得公而益顯彼文章家非真能傳趙恭人也今謹君成進士行將出而從政所以爲學仕者其亦以文正爲法焉則魏太孺人之烈將與趙恭人竝顯矣予不自揣爲太孺人作傳而謹君之所以顯其母孺人者固在彼不在此也哉

### 貞孝邢氏傳

同治壬戌仲冬與江甯李君宗晟相晤於容城官廨氣和而學粹篤實君子也旣定交乃述嫂氏貞孝事實屬以一言爲之傳其言曰先嫂氏邢名秀姻同邑人舅氏廩膳生子卿公女女童氏繼母楊氏相繼蚤世性凝重寡言笑足不踰閭閻雖至戚罕覩其面許字先兄雨農未婚而兄卒時年十有六



卽來吾家守貞言動必以禮事吾母盡孝母亦極愛憐之子兆蘭生以爲兄後嫂撫之如所生家庭之際無閒言焉咸豐癸丑二月金陵城陷以吾母故不卽死母時年六十有幾矣嫂左右扶持轉側虎穴中脫身以出憂勞成疾以是年九月卒距生於嘉慶丁丑十月十七日年三十有七子不才未之敢任也明年癸亥暮春子將別君去終不忍負君意乃爲詮次歸諸君

論曰歸熙甫據禮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論未嫁守貞爲不中於禮近世言禮家多援禮意爲之辨然

毋自欺室文集

卷九

朱廉

八

廣仁堂  
學日念拾玖

竊案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夫未婚而成之爲夫則亦與之爲妻道矣聖人制禮使中材者皆可踐而及故不以難者一槩繩若夫能之者聖人固弗禁也伯夷叔齊於商未成其爲臣而首陽執節孔子以得仁稱之則未嫁夫死執終身不改之義以守貞亦仁也後世風俗偷薄雖名義顯然一旦事勢殊異猶或渝焉故

國家於女子守貞例旌顯之以爲風厲意至深也邢氏守貞踰二十年孝養其姑至臨事變猶婉轉左右不欲輕身以就死昔唐鄭義宗妻盧氏盜入姑室冒白刃赴之被擊幾死不

少避邢氏之心卽盧氏之心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是觀之則當其斬衰往弔執義終身其非苟爲高行以厲俗亦可知矣貞也孝也皆所以全其仁也嗚呼難哉

記死節婦人

朱氏子自城逸出言被虜所見狀甚悉初遇賊被驅至弄中見一家門牆頗完好排戶入閱無人乃入內戶搜藏鏹驅朱登樓賊後之樓凡三楹其左爲臥內塞帷入赫然死節婦人縣梁間一賊逼視之詫曰美令朱扶橙解下之乃持置牀右出搜獲烏煙具令朱取火篝燈置牀中賊左臥與死節婦人對口喃喃語狀手煙鎗恣吸吸已撤諸煙具持死節婦人解毋自欺室文集 卷九 王玉林 九 廣仁堂 肆百貳拾捌 其衣意將就汙之衣乃三四襲層層解至內則衽間縫結不可開去其裙紫綾絳見焉署以下連上衣前後左右周縫之縷縷無寸隙賊用力轉輾欲脫之不可得以刃劃其絳縷厚猝不能見膚乃怒甚斷其首更驅朱至他所朱後乘閒逸語其所知汪義安義安爲予言如此烏乎吾吳風氣靡弱顧浹洽於禮義之教久人知重節義往年郡紳采訪貞孝節烈婦女事實呈大吏彙疏請

旌表長洲元和吳三邑至三百七十有六人至兵事日亟奉詔旨協大僚籌守備者卽前具呈大吏請

旌貞孝節烈婦女之郡紳也城將破慮無不以死殉乃四月



十三日有見之者時日方旦武人某負之下鎗船急出婁門水關逸蓋從睡夢中負以行腳不韋衣襪襪猶未上鈕也朱氏子所見死節婦人度卽是日耳乃先時縊死且慮被汗鱗密縫裏衣以自護一何就義之從容也獨惜朱氏子不能知其姓氏又怪其家有如此奇婦人何竟無男子一人在豈男子盡畏死獨此婦視死如歸也邪然婦雖死能自衛卽謂之不死亦可也視當死而不死者奚如邪聞郡紳至松陵之某邨不逾時以病死使其知死之不可以幸免而畢命於家義何遽出婦人下然使其知死不可幸免而義不可出婦人下也則當其奉

毋自欺室文集

卷九

王玉林

十

廣仁堂  
肆百貳拾捌

命之日必能熟籌捍禦之計蚤備拒攻之具嚴譏察防伏奸發忠義以激人心習勞苦以練軍事大集民壯佐官僚爲死守計城未必不可全賊未必不可卻亦何至開門揖賊致萬姓罹鋒鏑肝腦塗地甚至死節者不能知其姓氏也吾聞義安之言不禁痛哭沾襟而爲死難諸人弔也烏乎死難而姓氏淹沒不可知者又豈獨此婦人哉

記吳市雙烈

常熟縣東北三十六里濱海十里而近日吳市壬戌春予謀渡江道出其地鄉之人嘖嘖稱吳氏女夫婦殉難事詢其夫名字不可得乃訪諸其家叩門而入一老翁出見則吳姓見

心名烈婦其孫女也其言烈婦名寶巖父似邨蚤卒母沈氏許字城中屈承壽字康侯故儒家子庚申八月二日常熟城失守時康侯方就贅吳市新成婚聞城已破賊且至夫婦相與謀曰吾與若生長清平之世一旦與賊遇或遭纍繫辱孰甚焉計莫如死爲清白鬼耳康侯乃起縣繩梁閒爲兩環親爲婦繫其頸而後自就縊俄婦縣絕墮地有聲家人入視則寶巖僵死在地壻儼然挂梁閒也紛然聚救之則寶巖漸甦康侯氣絕不復可活矣時八月二十日旦也寶巖既被救不得死乃絕食家人力勸之食則曰始吾與夫約共死今乃背夫獨活更何顏相見地下乎越二日賊至家人昇以出門避毋自欺室文集 卷九 王玉林

十一

廣仁堂  
靖百宋拾肆

叢薄間賊大索市中去於是歸殮康侯其姑暨康侯二兄避某邨聞康侯死至其家哭臨且諭寶巖曰康侯竟死命也兒旣爲吾家婦幸賊已去毋自苦爾夫兄有子可撫爲夫後也寶巖跪姑膝下俯首不哭亦不言其母復百端勸諭之乃漸進食家人慮其復縊也卧起守視無少閒旣越月矣起居飲食如平時家人意其可不死守漸懈至十一月十四日伺家人不備復自縊於房死距康侯死已七十餘日矣康侯年二十一寶巖年二十烏乎死生之際亦難矣昔虞山宗伯遭國變柳姬邀之共死卒濡忍不果至壻名節迄今過拂水山莊者無不唏噓感慨用爲譏議康侯夫婦名不出於里巷名義



所係固已微矣且年皆少稚新昏燕婉視彼身仕顯官逼暮齒無必死之責而有生之可樂乃能慷慨赴義視死如歸其殆將爲虞山雪昔年之耻乎不然何殉之決也竇巖婉轉被救終遂其志抑尤難也故謹誌之

毋自欺室文集

卷九

王玉林

十二

廣仁堂  
政拾陸

毋自欺室文集卷十

元和 王炳燮 絅齋

雜記

三印記

三印者有宋相國文公印一文曰文文山前明遜國忠臣方公印一鐫兩端而束其上曰方曰希古

國朝追謚忠端明督師閣學黃公印一曰闕下完人方黃印各有款識曰方正學先生印後學宋榮珍藏曰石齋夫子正吳門顧苓作皆象牙爲之向藏族叔祖香田先生家叔祖家金陵之白鷺洲好古多聞所藏名蹟甚富三印前後購得至

毋自欺室文集

卷十

傳學海

廣仁堂  
叁百柒拾捌

爲寶貴咸豐癸丑二月寇氛南犯鷺洲居室燬於兵燹其曾孫文之從煨燼之餘檢得舊藏十餘種三印在焉攜以來蘇咨且旅次資斧告竭予傾囊畀之文之留三印報予曰此先曾大父之所遺今歸諸叔猶在吾家也予遂操而藏之烏虜青谿之游鍾阜之陽凡古人名蹟丹黃而珍襲者楚人一炬悉歸烏有蓋不知其幾千萬億也而此三印巍然獨存且無幾微剝燬不可謂非三公忠魂毅魄默爲呵護抑亦吾叔祖道山之靈所欣喜而慰藉者然則三印不尤可寶貴也哉因以顏所居草廬繪圖志之一以表忠烈一以存世澤願吾後人其世世永寶勿替



東山游記

咸豐丁巳六月二十日爲先君六十生忌在家治祭玉谿齋  
子自城放舟來登堂拜謁先象食麪畢邀遊太湖之洞庭以  
由前約翌日放舟由黑魚浜循走馬塘抵小葑谿至金君子  
春家晤沈君少愚同至天宮寺裴回碧嬴墩畔西望湖山空  
翠爲之神往是夜宿碧嬴山館二十二日金沈二君同舟至  
浦莊邀同錢君飲江由雕鶚河行抵東山之運甓橋飲江館  
於汪氏拉子春同去少愚之友沈研香留余及少愚宿其家  
研香喜爲詩頗好客晨起以溽暑未能從也余偕少愚至玉  
谿舟放往席家湖同尋汪氏館則飲江子春俱已尋船向運  
舟自歎室文集 卷十 傳學海 二 黃仁堂 肆百伍拾肆

甓橋余三人待良久遂持蓋先行到翠峯寺寺額爲董香光  
書寺中留養金陵難民屋宇傾頽無駐足處去之微香閣子  
春尋蹤至閣有家煙客太常書額地頗幽靜一道流居之暇  
茗畢去之古雪居古雪居三字亦煙客書任持僧爲慎賢築  
軒臨澗西對莫釐峯南望太湖相與坐談片晌不復知人世  
間有塵俗事矣慎賢出示安化陶公詩蹟中有恩恩莫笑無  
鴻影一夜青山借枕頭句想見此老曾襟超曠故其政蹟表  
著爲後來所難及也游畢移船月巷尋清風庵周覽佛殿而  
出于相公廟前茶話片時子春仍至飲江館予與少愚宿玉  
谿舟中天明子春偕飲江至移船至葑山俗名龍頭山山下

荷花盛開十餘里香色不絕時向船頭折取一蕊愛玩不忍  
舍泊舟登山入路文貞公祠倚檻頽望紅荷翠蓋不可紀極  
用泰西人遠視鏡照之如茶如火如絳雲如明霞稍舉之則  
風帆沙鳥出沒湖光蕩漾中時則暑氣全失如置身消夏灣  
內誠一幀絕妙畫圖也返而登舟循故道而東下午至浦莊  
入飲江家觀其所藏盧忠肅公雙玉燬印印共兩方方皆兩  
面刻文朱白各半其一朱文曰迫生不若死白文曰取彼諧  
人投畀豺虎其一朱文曰孝者族忠而成白文曰大夫無境  
外之交印色枯裂如朽骨然摩挲數四慨然想九台先生爲  
人且爲之痛恨武陵不置也是夜仍宿碧羸山館二十五日  
毋自欺室文集

卷十

王玉林

三

黃仁堂

學問堂

粥罷回瀆至馬信齋家觀其藏東坡自寫小象黃文節公書  
象讚真蹟回宿余家次日至鳳巢風大作繼而大雨坐遇雲  
築餐香積味甚質余靜坐觀空地灑然而玉翁就木榻小  
睡鼾聲與雨聲相答山僧慶端自山下冒雨歸坐語移時雨  
止乘山轎到船回已暮二十七日赴馬信齋約觀所藏摩詰  
輞川圖山川人物纖悉入妙其他收藏頗富惟戴玉川漁樵  
耕讀圖陳白陽花木冊文待詔仙山樓閣圖最爲神品回過  
遂初園詠紅蕩花香客正來之句時余將移寓遂初園惜不  
得與當日吟社諸老宿同把臂也二十八日玉谿去是游也  
暑氣逼人不得逞未盡湖山之勝而葑山荷花極一時之大



觀齊子繪圖誌之亦可爲不負斯游矣至西山林屋石公諸勝留爲他日重游地可也因書此記以爲左券

### 蘇城失陷記

哀哉蘇城之失陷也一誤於和經畧之減寇軍糧再誤於何宮保之棄常入關三誤於李長洲之攜賞避遁有此三誤而蘇城之不守決矣金陵自癸丑失陷向帥提兵圍剿三年未告成功而歿和帥繼之其時名將如鄧提督紹良秦提督定三虎鎮台嵩林輩勇敢善戰尙不乏人數年以來皆就喪亡僅存張總統國樑一軍爲賊兵所深畏奔馳大江南北支持四年掘長濠圍金陵賊飢困甚城旦夕且復而和帥勞師糜毋自欺室文集 卷十 趙鳳第 四  
餉莫展一籌忽於十年正月奏請嗣後軍餉以四十五日爲一月此議行而軍士離心無有固志矣二月甯國失守皖省賊兵始竄入浙境而孝豐安吉長興等縣相繼告陷湖州正在危急賊忽棄湖趨杭二十七日杭城陷矣幸瑞將軍堅守內城而張總制玉良帶兵赴救賊見張家旗號遂棄杭而遁出沒於浙西之孝豐餘杭安吉長興江南之宜興溧陽金壇溧水之間是時和帥大營駐淳化鎮張總統營駐孝陵衛兩營兵尙有六七萬人賊兵號二十餘萬從丹陽之延陵白土等處與金陵賊合而攻我軍腹背受敵而和張二軍又以積不相能不能合力以拒當是時大營危急連發信符馳常

州請兵援救制軍憤不顧於是張營先退丹陽大營繼之大潰所失輜重器械不可勝計比丹陽接仗而張總統以下熊總兵天喜暨吾郡舉人馬釗等皆陣亡矣然常郡雖危鄉紳趙振祚等鼓厲士民團練防禦張總統又已提軍回常此時制軍苟稍能自堅常郡尚可守賊兵亦斷不敢越常而攻蘇也乃閏二月晦日制軍陽言退守無錫忽帶親軍五百人從東門而出常城百姓數萬人遮道留之制軍不顧令親軍放鎗擊斃數人而去於是在常官府薛道台平知府以至陽湖武進二縣令相繼皆遁張總制一軍三千人亦棄常而東賊兵尾之我軍之在宜興者不下萬人皆聞風潰去而常州無

毋自欺室文集

卷十

趙恩第

五

歸田錄

錫相繼陷矣四月初二日何制軍舟抵閭門城中官紳拒不納然已人人自危知賊兵之接踵至也初三日馬隊兵數千人從關外潰入止于閭門南濠至胥門萬年橋皆滿先是蘇撫軍徐公與署藩司蔡署臬司朱署蘇府吳長洲令李元和令馮吳令沈會合郡紳士韓崇汪藻等十數人於元妙觀內籌辦防堵事宜當道諸公暨諸紳士多儒雅才不諳軍旅徐撫軍每令下衆議輒從中撓論說滋多歷三月迄無成效至是事急陽湖周主政進議請收集潰卒駐泚關爲拒敵計撫軍以爲然付令箭四急撥藩庫銀四萬兩命李長洲解以往李令名翰文素號能幹才先是招集粵東無賴數千人倚以



自壯粵人多不法人或勸止之卒不納至是奉令解餉行至  
楓橋見逃入塞道而下遽回舟遯去周主政見饒不至馳還  
於是潰卒皆變從賊不可復收拾矣馬總戎者張總制部將  
也奉張令至蘇見撫軍言急燬城外民房爲退守堅壁計撫  
軍罔知所措馬遂縱兵焚屋粵東奸人乘機焚掠民乃大亂  
初八日撫軍得丹陽接仗信亟出示安民民稍定越三日張  
總制乃亦帶兵退至城下矣城中官紳見張毅然以守城自  
任十二日在盤門外山川壇點兵入守城張所帶止三千人  
至是乃有四千餘人張知有異然業已盡混入城莫可稽察  
至十三日黎明則閶門已開賊已盡入城矣徐撫軍聞變縊

毋自欺室文集

卷十

趙思第

六

歸田錄

死署中署臬司朱公亦自盡其餘文官自署藩司蔡以下武  
官自張總制以下鄉紳自韓崇以下皆出城逃去於是城中  
被賊殺及投河奔井死者四萬餘人閉戶自盡者又不計其  
數是日也候補官例當詣轅上謁皆公服往不知賊猝至故  
多有被難者烏呼蘇人雖柔靡無剛果氣然撫標暨城守兵  
素號精壯又皆土著可倚使一以城守事任之又蚤行撫軍  
令戶出一丁嚴查保甲悉屏客兵勿用以蘇城城高濠水深  
關卽令閉門登陴拒守亦何遽不能保全乃棄土著兵不用  
轉使赴援湖郡紛紛招募廣東甯波及六合金陵避難之人  
以爲勇頭緒繁多漫無方畧致令奸人內伏起而爲賊應而

容兵本無所戀曾不一舉手拒鬪遂使繁華富盛之區遽化  
爲虎狼之窟生靈塗炭死者填溝壑存者不免流離誰秉國  
成而使生民至此蓋不禁悲憤填膺淚下沾襟不能止也

### 竹軒記

竹軒在皋峯山之陽前明金允美先生所築其裔孫子春因  
而葺之者也先是竹軒遺構淪沒荒煙蔓草中不知幾千百  
年矣道光甲辰子春因治所居室披榛剔莽獲郡人朱臣所  
爲竹軒記石雖剝泐而宏治幾年等字猶髣髴可識因知竹  
軒遺址於是焉在乃就其地築軒植竹以還先世之舊夫竹  
之爲物斐然有文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其節堅也今者

### 毋自欺室文集

#### 卷十

趙思第

七

毋自欺室文集

肅氣時至天地變色雲山改觀震動怵惕衆情因而易慮微  
獨蒲柳之質然也而子春挺特自持不爲威疚不爲勢屈方  
且營生墾以見志長歌而懷采薇此其樹節之堅無愧是軒  
之竹也審矣嗟夫寒暑遞嬗寔殊致碩果在懸寸仁不死  
況乎治亂有數桑海一覘志士植節正在斯時吾不知彼握  
火窟室發爲奇蘄爛漫斯須生機永竭其眎斯竹榮枯脩短  
爲何如也然則子春盤桓斯軒與竹結契正不獨如子猷愛  
竹徒賞其清冷之趣而已異日者春回窮谷清風徐來回憶  
斯時斯軒中人其孰不頰首而交推曰竹中高士竹中高士  
云云則是竹軒得子春而傳於不朽也吾故稱述子春之與



竹台節者以爲斯軒記

泣墓圖記

胥山瘦人旣窆其慈親而亂作乃爲謁墓圖以誌哀思其友  
无悶居士從烽火中舉尊嚴匱納諸祖兆亦圖泣墓狀屬爲  
之記嗚乎瘦人在疚方寸焚如重以蒙難孔殷復櫻痼疾槁  
心灰氣方將從先人於九幽又烏能爲居士措一辭哉雖然  
居士之心瘦人之心也古人云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  
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兩人者生同里壯同學汔  
乎遭亂同遯迹於湖干老屋之中又先塋同在吳山之陰相  
去才數里時相與扶持同之荒隴謁而悲悲而泣其憂思苑  
毋自欺室文集 卷十 趙恩第 八

結無弗同也夫亂邦不居君子置身之大節也况周道鞠爲  
茂草虎狼出沒狐兔縱橫而兩人方且叩阼其間悲思憔悴  
淚盡而繼之以血是豈不知猘猢磨牙憂來甚大惟不忍輕  
去其先人之邱隴故躑躅徬徨甯攀柏而呼號不屑爲樂土  
之適也獨是居士抱偉元之痛雖非一日而奉厥慈親晨昏  
侍養將適乎墓則肅肅而致辭適墓而返則怏怏而承歡而  
瘦人獨爲鮮民永感風木宿草在墳粟主在屋反無所面出  
無所告殷殷惇惇速速蹙蹙蓋居士之泣有時而憚瘦人之  
痛則終天而不可復釋也已

粵寇之起蔓延半天下所至輒遭殘破將兵之官仗節死綏  
不乏其人而閭巷士民執義自盡及與賊楮柱被殺戮者尤  
不可勝計

朝廷特命行省督撫設局采訪奏請旌卹建立忠義祠列於  
祀典所以示風厲達幽隱意至深也同治甲子夏五余始蒞  
蘆瀝場任所接見士民率多慘苦之色蓋其地當江浙要衝  
逆賊縱橫出沒被旣尤酷就而詢之其執義不回甘心餓死  
如黃瀛客孝廉集衆拒寇慘遭殺戮如鍾春田義民輩殆不  
可枚舉余卽屬訪其時死難之家詳具事實送核以備請卹  
丙寅夏五奉大吏檄查始得上請如例因以建祠商諸高士

毋自欺室文集

卷十

趙恩第

九

趙恩第

山卓哉茂才黃少瀛楊子枚朱實甫上舍顧賓樂諸君僉願  
任其事余乃首先捐廉而諸君亦各塌地捐資其尤難能者  
黃少瀛故貧士而捐數亦相等竝能力任其勞俾得落成遂  
相與議奉黃將軍金友覃將軍聯升主祀於中附祀黃孝廉  
鍾義民輩別爲一龕祀婦女之殉難者黃將軍湖南人辛酉  
五月與賊戰十字街中火鎗死覃將軍四川人壬戌二月與  
賊戰死秦橋下者也且夫忠臣義士臨難捐軀其浩然不可  
磨滅之氣足以爭光日月而垂無窮甯係廟貌之有無饗祀  
之隆殺哉然而

國家激勸之典邦人士哀慕之誠非是則無由以達傳曰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二將軍及諸死事之人落  
落大節應祀典無愧色後之人登斯堂瞻仰忠義肅然起敬  
因以頑廉而儒立也有必然矣許雪門太守既爲之撰記余  
不文復誌其緣起如此願後來董祠諸君子典守葺治毋忘  
始事庶與吳山崇義祠並垂勿替是則余之所深幸也夫

金源王氏重修支譜記

王氏望出太原唐廣明閒參軍公始由篁墩徙家婺源之武  
口越九世將仕公由武口遷婺源昭義坊又十三世至相峯  
公由昭義坊始遷金源山頭我七世祖耀先公康熙時遷漳  
谿則相峯公之曾孫也舊譜載參軍公爲唐左散騎常侍仲

毋自欺室文集

卷十 王王氏林

舒之後雙谿公云自元和迄於廣明不及百年其傳則猶可  
信其言可謂審矣而舊譜乃載常侍所爲唐元和太原譜序  
丈夫世族譜系著自晉魏大房王氏世系錄於新舊唐書王  
氏之有譜舊矣而所爲譜序詳味其辭疑不類唐時人文字  
載稽先系亦未能灼然著其爲元和舊譜之遺則常侍而上  
惟昌黎文集所述元陳景肅政三世爲可徵耳參軍再傳而  
後四世同居闔門三百二十有六人以義見旌宋仁宗朝此  
同居圖所由作也嘉祐閒雲谿公始爲九族圖至開禧二年  
大中公續爲之譜嗣是以迄於元續修者五明凡三修  
國朝以來亦數十年輒一修之椒衍瓜縣支分派別故武口

宗譜卷帙極爲繁重而族姓散處異郡省皆有之修輯尤匪  
易大抵賴各支譜先自修輯而後合纂於大宗故支譜之修  
爲尤要金源山頭支譜始自乾隆己亥至道光乙酉而續修  
迄今五十年所矣從兄芻民慨然於兵燹之游經恐多散佚  
請於族之諸父兄議重修之僉以爲宜乃貽書於某商訂凡  
例刊布徵求於是本支之散在四方者雖遠如吳如蜀如燕  
皆得附輿郵以畢達始事於癸酉之仲春至乙亥季夏而告  
成爲圖爲表爲志爲傳增益者計若干言凡所登載信而有  
徵使覽斯譜者知其昭若而人穆若而人老若而人幼若而  
人氣脈貫通羣油然興起其水源木本之思而相與恪循夫  
毋自欺室文集

卷十

王玉林

祖訓王氏之興其庶幾乎異時武口宗譜之修亦得有所據  
以爲纂輯之資其於敬宗收族之意不亦歷久彌光哉



